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繼志齋集卷下

續金華叢書

明王紳著

序

送鄭叔貞序

洪武丁巳先師太史宋公致政家居蘿山紳始弱冠以契家子獲執
汎掃役于公門公不鄙汲引而誨之每賓客散後列弟子坐松濤室
下厯數古今作者必曰吾於交友所見惟爾父一人而門人輩獨希
直而已希直卽今侍講正學方先生也紳時騃稚未知所云而識者
知公之言爲至論後二年公卒于蜀先生東歸天台旋出教授漢中
今天子卽位首召入翰林名益著聞天下是時登先生之門者甚衆
有若鄭君叔貞先生里中子也資稟清粹力學好古爲文辭如春空
層雲變態百出如秋江長濤渺漫無窮非其才氣之贍固不至此然
叔貞雖不事表襮而其聲譽已藹乎縉紳間今年叔貞侍先生入京
居數月念定省之職久曠怒然興懷促裝將還故里紳方以召命至

相與周旋者信宿將別因爲言曰夫天下之物成之難者器必大器
之大者用必博萬斛之舟非尋丈之材一日之功所能爲惟夫材良
功就而成器也則必以之駕於長江巨海之上驚飈複浪之中而利
濟之功大矣夫學亦何異是昔范文正公修學泰山已有當世之志
及出而先憂後樂爲宋朝人物第一維其志定於先也今叔貞之志
可謂篤而其學亦可謂成矣况今聖天子側席求賢以鋪張盛大之
治所以行其學者豈有遺於叔貞哉茲行也吾願叔貞益充擴之永
懋明之使先生以太史公之稱先生者稱叔貞則叔貞經濟之功蓋
未量也紳也雖愚安敢不以文正爲勉

送戚文鳴歸省序

余少時嘗往來武林道經會稽登塗山臨禹穴慨然思大禹功烈之
盛及櫂剡溪訪蘭亭觀鑑湖又有以念前賢之陳迹每欲見於咏歌
以寫胸中之所會竟弗能就然亦終不能忘情數年以來宦遊川蜀
川蜀去家將萬里平昔交游邈焉不相及故耳聞吳音輒趨問之如

饑者得食丙子之夏會稽戚文鳴氏以太學生攝按重夔等處循例
謁藩府因得胥會成都握手懽如平生詢詗之餘則以德業相勉勵
暨余以非才召授國子師文鳴情益厚每公見畢則私謁予論辨剖
析移刻迺去今年春謁告將歸省其親求言以誌別余嘉其有相長
之誼况重以雅好之故其能忘言乎余觀太學之士亡慮數千人眉
目炯炯襟裾燁然羣焉而居譁焉而誦亦可謂人物之淵藪矣是故
求丙魏房杜之才者必於是求韓范歐富之業者亦於是譬猶通衢
之肆金玉珠翠綺羅穀粟以至鉛鏤麝臬陶髹參苓織皮之類凡適
於用者莫不駢列而待售焉惟其有弗求求之無不獲惟其有弗獲
獲之無不適於用况以文鳴之才之美居其間顧何施而不可乎余
聞文鳴昆弟五人皆溫良和厚善事其母今文鳴之歸上有以慰夫
倚闥之望下有以盡夫友于之情暇則登高丘臨故墟徘徊顧瞻遇
有所得幸形之於詩庶乎發余心之所欲言而厭予心之願望也文
鳴行矣當拭目以俟

送龔給事還鄉序

人惟有卓立不移之志然後可建勳烈垂聲譽以自託不朽苟隨俗浮沈與時高下吾見其賢賢焉弊弊焉形拘氣役之不暇尙何能拔等倫而樹千秋之令名昔年俗不事詩書鄉里見有儒衣冠過者相與訕侮之或强委以案牘涉旬月則以事去人有子弟甘自棄於畊曾不識文章功業節義爲何物同邑龔君叔安獨不然叔安居闌闌能屏去紛華自束髮卽出遊邑庠人皆異之居數載領鄉薦入成均擢拜給事中叔安能以疏通特達之才濟之以問學於是名動縉紳間夫學而友四方之豪傑仕而爲天子之侍從皆人所願慕不可必得叔安能兼得之非其志之卓然不移者能之耶人謂叔安蚤孤其母夫人傅氏能秉節守義以教之故叔安致位通顯皆奉慈訓所致是豈獨叔安能子母固貞母叔安以母老請歸省詔許之戒行因徵余言誌別余念與叔安居同里聞聲迹始相侔後余爲虛名所驅行四方不相聞者四五年今以非才承乏太學未幾又以薦者入史館

朝退每相過從道舊故且期同謁告以展丘隴之誠余方因纂述事
嚴未敢有請叔安乃先予歸里門子烏能已於言雖然當叔安歌鹿
鳴而來鄉人固皆以勳烈聲譽期之今茲回親戚故舊迎候道左豈
不嘖嘖歎曰士君子立身不當如是耶視夫甘隱淪老死山林者所
得孰多叔安其益篤脩平生所志以期太上以光昭母德耶於是母
夫人安節教子之功與叔安揚名顯親之道政蘇長公所謂持左券
而交手相付也孰謂爲學而可不立志

記

用拙齋記

四川僉憲鳳翔張公子麒扁其退食之齋曰用拙或疑之曰夫參憲
職掌刑獄下以振一道風紀上以寄國家耳目任莫重焉居此職者
是宜牢籠事物聰察毫眇揅闔智謀從橫慧巧庶幾政得其序而刑
得其平苟徒拙之是用何以鑑魑魅罔兩之奸而稱神鼎公聞之掀
髯而起蹶然而笑曰咄咄子來前子徒欲吾騁其私智而不知大道

之本於自然也子徒欲吾行其小巧而不知夫拙者之全其天也往者洪荒之世風氣渾龐人無機巧恪守典常是以無飲食也則茹毛而飲血無宮室也則穴居而巢處無罍爵也則汗尊而坏飲無音樂也則蕢桴而土鼓其爲拙孰大焉後世淳風稍變制作日興爲之甘腴鮮美以致其養爲之雕題刻桷以華其宅爲之籩豆簠簋以極其華爲之五音六律以成其樂於是向之所謂拙者漸變而爲巧矣暨乎近世去古彌遠澆漓益作奸僞紛紜是非交錯是故俳優纖浮拙黃術白變爲巧文曲學門分博采雜出變爲巧學與時俯仰趨炎舍涼阿縱詭隨態幻無常變爲巧行迎意言候色啟口吹陰噓陽死榮生朽變爲巧言學以濟術文以飾非捐義保祿務合時宜變爲巧仕是五巧者以之脩身則身辱以之立行則行湮以之爲仕則仕債以之求名則名劣此吾之所大惡而用之以拙也吾當味爽而興也啟其靈臺內直以敬屏慮息營顧諟明命此吾拙之用於靜時也及其接物也平其心易其氣不逆不億毋我毋意此吾拙之用於動時也

動靜惟拙性冲情恬天君泰然紛囂徐定比之竭精憊神而智有不
周張機舞術而計有不至察於此則遺於彼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不
其多乎子方笑吾之用拙而不適於今吾亦笑子之溺於巧而違於
古也或語繼志生生斂容而歎曰此有道者之言也孔子曰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吾聞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今公之用拙所謂
正其本而清其源者歟遂請書之以爲記

滇南慟哭記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月抵其境六年遇
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竊祿西川屢請于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
得旨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岷府退
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土人士友並以情事爲告聞者閔之競爲咨訪
二十五日有夔人畫工何仁可年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佑聖宮
甚久至繪素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
臣若司徒達理麻參政諭金閭高撫慰輩尤所尊重凡見梁王必以

天命所歸人心所屬爲開說退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有降意時元之孽主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番來通耗索援且刼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絕我朝遁匿先公民間脫脫聞之誚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尙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况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夔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曰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理麻旣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昇至地藏寺北漏澤園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金剛保

蓋先公舊主人金剛保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問市人競
來致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爲元帥故
達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
南門城濠邊復引至厯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云年百歲口
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洵懼誰復道及
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貌言行
嗜好制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葬所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
寺之東夾室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城隍里
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觀音寺諱所盡
哀題主禮畢迎回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統參
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
先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卽命迎寬三月十日
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已使葬于地藏寺之旁後十
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不結丘壟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

迄今犁鋤薦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家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劉有年近見宜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爲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卽來告且爲書招鉉十一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兒朶東門外之百步指羣塚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羣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羣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爲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壟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尙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者哉擗踊之餘因忍死

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咸知荼毒嗚呼痛哉
戴院使像贊

顏童而髮皓貌溫而氣完學究岐黃之祕理明伊洛之源人惟見其
術之施也神而不知其心之游乎天我瞻伊人所以不遠引爲蓬瀛
之列仙者以其在帝左右而欲保聖躬於萬年也

寒谷陳先生小像贊

蒼蒼其容肅肅其風處依於大寒之峯出仕於冷官之中是伊人者
宜其嚴凝峭厲而難卽胡爲溫融粹順而若春融也歟

先伯子進像贊

貌之莊由乎其氣剛色之溫由乎中所存厥積旣昌行愈惇微公所
得在後昆

先兄仲言像贊

春日其容秋水其目皎皎風姿碧梧翠竹惜其不爲丹鳳之鳴朝陽
而迺甘効白駒之在空谷也

箴

却兼味箴

昔范文正公至晚必思平日所爲事與所奉者直則瞑目鼾睡或有不及必竟夕踧踖不寧其自持之功若此故能成其德業心竊慕之而未能効也且慮歲月迅邁志氣無成而悔尤日益以至故凡於食頃遇兼味務峻却之此雖非古人之所用心亦庶乎節忍之一端云爾因箴以自警

人身之奉惟適於中侈約得宜何儉何豐萬錢下筯三韭自給於己無裨於道無益行或不臧與物無異取物以奉是食其類宜受其養矯情節愆棄禮弗居是曰逆天我心思之彼此交媿志業未就奚補於世念茲遺體弗養或傷養而失中天必我殃故凡食頃却其兼味以節吾慾以安吾義且懼志懈厥德不凝庸述斯箴以爲心銘

上蜀府四箴

并序

紳叨承國恩久處輦轂下仰知殿下天資英敏而好學常欲取古人

爲學之要萃爲一詩以塵經筵之覽而才力淺短有志莫遂今者適以虛名上達屬當遠行自揆葵藿之誠不揣芻蕘之語著爲志學明德處謙崇儉四箴繕寫以進伏惟容納賜覽庶幾拳拳之情稍酬萬一臨楮無任悚息之至

志學箴

聖人生知義理昭灼欲擴前聞必資乎學敷求往哲力効先覺出入聖謨博而欲約大禹無間寸陰不遺成湯濟聖能自得師道義無窮歲月有期雞鳴而起昕夕孳孳

明德箴

惟皇建極明乎五常君親之叙爲臣子綱孝先百行廼性之良移孝爲忠身榮德昌文王三朝周公繼述德通神明名耀簡籍卓哉往聖取以爲式二行旣惇百福攸集

處謙箴

滄海非廣所居者卑眾流旣匯百川攸歸藏垢納污量無滿時何以

能然由其本虛聖人體之以謙自守德齊孔顏於己何有實焉若虛
內省不疚撝之又撝與日同久

崇儉箴

人君之德莫過於儉以儉律身情慾自斂卑宮菲食禹德之檢惟正
之供文王自謙亦有哲君身衣弋綈一臺匪難慮民之疲夸豔侈靡
於己何裨慎迺儉德福與山齊

書

上仲兄請立家廟家法第一書

紳聞爲家之道有似緩而實急者禮義是也有似急而可緩者利祿
是也常人莫不趨急而捨緩苟識大體者往往事緩而忽急何則趨
急者取効目前事緩者收功他日此汲汲之徒蠅趨蛙競不旋踵復
散亡磨滅惟有志之士能立法無窮使子孫永守勿失若蒲陽鄭氏
厯三朝而愈盛累十葉以同居良由知所急故也吾家自恩陽府君
以儒業起家傳至曾大父南陵府君大父教諭府君益修世業詩書

之澤引而弗替厥生我伯父處士府君先君子待制府君叔父主簿
府君奈乎遭世叔季不逞寧處其於似緩實急者皆未暇講吾輩兄
弟幸而耕有田居有室安居而寧處誰非祖父遺澤可不思所本貽
詔後來歟愚計吾家之最急者莫先於立家廟與修家法家廟非難
立也家法非難修也在一趨舍間耳今有神人焉貌怪而言誕爲其
異常也闢其廬而肖其像唯恐有弗至有異端之法焉理僻而辭譎
爲其能以禍福動世也學其學而習其傳惟恐有弗得况吾祖宗之
靈赫奕在上脢饗潛通水木本源之思其可緩乎竊惟吾家三分勢
猶鼎足執事雖爲宗子所繫而縣徐井祖宗之宅欲立家廟焉宜姑
以舊廳三間統爲一室中列高曾祖考之主旁親附之時祭則割祖
田數畝之入以爲費或鳩三家之物以成禮或三家輸任其事起事
姑從簡約立法必盡精嚴數年後人事稍齊乃倣家禮制度重建廟
宇以備其儀庶幾上不失尊祖敬宗之心下無費財捐貲之患欲立
家法焉其事甚衆然莫先於別內外以防男女之混伸會揖以分長